

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西湖二集
第二十六卷 會稽道中義士

金輪夜半北方起，炎精未墜光先死。
江頭宮殿列巉岉，湖上笙歌列燕安。
魚羹自從五嫂乞，殘酒卻笑儒生酸。
格天閣上燒銀燭，申王計就蕞王逐。
累世內禪諱言兵，中興之功罪難贖。
開邊震動終倒戈，師臣函首去求和。
木綿庵下新鬼哭，誤國重逢賈八哥。
琉璃作花禁珠翠，上馬裙輕淚妝媚。
朔風吹塵笳鼓鳴，天自山崩海潮避。
興亡往事與誰論，亭亭白塔鎮愁魂。

青衣去作行酒人，泥馬來為失鄉鬼。

有棲霞嶺頭樹，至今人說岳王墳。

這一首詩是錢塘瞿宗吉賦宋朝《故宮歎》，備述宋朝南渡以來之事，結末句道「唯有棲霞嶺頭樹，至今人說岳王墳」，可見一朝宮殿不免日後有黍離之悲，獨是忠臣義士千古不朽。從來國家有成有敗，有興有亡，此是一定之理，全要忠臣義士竭力扶持。古語道「歲寒知松柏，國亂顯忠臣」，但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」，不論有官無官、有祿無祿，那一個不該與朝廷出力，那一個不該與王家爭氣？從來亡國唯有宋朝最慘，但三百年忠厚愛民，畢竟得忠臣義士之報。

話說宋朝到德佑年間，大事已去，無可奈何，一時死節之臣，如文天祥、汪立信、張世杰、陸秀夫、謝枋得、李庭芝、姜才、陳文龍、高應鬆、家鉉翁等，這都是有爵有位、戴紗帽的官人，所謂「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」，這是不必說的了。獨有無官無祿、赤心報國，尤為難得，所以千秋不朽、萬載傳名。

話說宋朝末年，恭宗只得六歲，元兵打破了獨鬆關，到了臯亭山，次於湖州墅，丙子二年三月，元伯顏入臨安，以少帝、皇太后、謝全兩後、福王與芮等北去，庶僚、三學諸生、內侍等盡皆從行，獨有一個慷慨死義之人，一門死節，為宋朝爭一口氣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姓徐，諱應鑣，字巨翁，衢州江山縣人，是個太學是，平生讀聖賢孔孟之書，懷忠臣孝子之志。他有兩男一女，長名徐琦，是個鄉貢士；次名徐嵩；女名元娘，都是赤膽忠心之人。徐應鑣見少帝三宮北去，好生忿恨道：「堂堂天朝，怎生以犬羊為君；難道我國家並無一個忠義死節之臣？」對兩男一女道：「我一家父子，斷不可不死以盡我報國之心。」兩男一女無不歡喜應允。那時太學是岳飛的第宅，中有岳飛之祠。徐應鑣具酒肴奠於岳飛祠道：「天不佑宋，社稷為墟，應鑣以死報國，誓不與諸生降虜。」遂作祭文，有「魂魄累王，作配神主，與王英靈，永永無斃」之語。又作詩道：

二男並一女，隨我上梯云。

兒子琦亦賦詩以自誓。祭畢，遂以酒肉分與諸僕痛飲，待諸僕飯醉不知人事，急率兩男一女入經德齋，登梯雲樓，把各房書冊周圍佈滿，縱火自焚，那火刮刮雜雜地燒將起來。一個小僕不醉，聽得火起，急急走到樓下穴窗窺視，見父子四人端坐於烈火之中，如泥塑的一般，一毫不動。小僕慌張，急叫諸僕一齊壞壁而入，撲滅了火。徐應鑣求死不得，只得與子女走出，倉卒莫知所之，遂四人一同投井中而死。諸僕急救，已都死矣，僵立瞪目，儼然如生。諸僕為具棺殮殯於西湖金牛僧舍。益王立於福州，知其忠節，遂贈奉朝郎秘閣修撰。後十年，同捨生五十餘人，收其屍葬方家峪，諡「正節先生」。皇明正德間為建祠，賜號「忠節」，吏部虞德園先生作《忠節錄序》。看官，你道這徐應鑣不曾做宋朝之官，食宋朝之祿，只做得個太學生，只因自己為宋家臣子，不忍降元，情願合門死節，豈不是天地正氣之所鍾、世上的奇男子麼？

還有一個忠臣是東莞縣民，姓熊名飛，因自己是宋朝百姓，志圖恢復，遂破散家資，召募兵士勤王，投在制置大使趙鼎帳下，奮力大戰，復了韶、廣二州。不意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元，熊飛遂率手下兵士巷戰，怎當得元兵勢大，熊飛戰敗，赴水而死。這又是一個忠臣了。看官，你道這熊飛不過是個庶民百姓，知君臣之大義，情願力戰而死，豈不可敬？有詩為證：

胡虜南來不可當，忠臣力戰挽斜陽。

應鑣死節高千古，說與今人做主張。

後來崖山之敗，陸秀夫抱了祥興帝於懷，把一匹絹束為一體，仍以黃金係於腰間，恐屍首浮起被元兵所辱，遂赴海而死。那時御舟上有白鷗一隻，見了奮翼悲鳴，同籠墜於海中而死。看官，你道禽鳥之微，尚且有君臣之義、故主之思，怎麼人在世上可以不禽鳥乎？

話說元朝真是犬羊禽獸之俗，最喜西番僧，每每以宮中美人賜與西僧，名為供養。那時有西僧嗣占妙高曾統兵殺戰，因而元世祖恩寵異常，言無不從。還有一個黨類楊璉真伽，這個惡禿驢尤為利害。你道他怎生樣惡處？

沒爺娘生長惡太歲，性似虎狼；不血肉產成鬼夜叉，毒如蛇蠍。銅鈴大的兩眼，只好放火殺人；鐵帚硬般雙眉，一味咬心嚼肉。見了金珠美玉，赤津津口角涎流，竟是黃泥岡劫槓的晁天王、赤發鬼；撞著美婦佳人，熱騰騰淫心注射，活像瓦礫寺行兇的丘小乙、崔道成。就是魯智深終久難近，假饒青面獸畢竟還輪。

話說這楊璉真伽非常之惡，那元世祖偏生聽信他的說話。元世祖不信道教，說只有《道德經》是老子親筆，其餘都是說謊之經，遂詔天下，除《道德經》外，其餘說謊道經，盡行燒燬，道士受佛經者為僧，不為僧者娶妻為民。遂封楊璉真伽這個惡禿驢為江南釋教都總統，住於永福寺。那楊禿受封之後，一發無惡不作，凡是道士，盡要他削去頭髮，改作和尚，如有不遵依的，就拿來棚扒拷，加以刑法。一應道觀改作寺院，共恢復佛寺三十餘所，棄道為僧的共七八百人，都把道冠兒掛在永福寺帝師殿梁間。但見：

有發變成無髮，毛頭忽換光頭。推倒三清像，真個是苦也天尊；脫下七星衣，叫不得急如律令。星冠法服，永福寺樑上高懸；咒水書符，四聖觀壁間拋卻。乍戴僧帽，還疑頭上要加冠；

初念如來，不覺口裡稱太上。至心朝禮，木魚中敲出雷經；皈依南無，跪拜時誤踏罡鬥。

可憐那些道士，兩頭奔走無路，只得紛紛削髮為僧。時當犬羊混濁之朝，連那元始天尊也無可奈何，只得付之一聲長歎而已。鑑湖天長觀一個道士削髮為僧，將觀獻於楊禿驢，寫張詞狀道：

賀知章倚托史彌遠聲勢，將寺改觀，乞復原日寺額。

這道士是故意呆那楊禿驢之意，楊禿一毫不知其意，竟從其請。人人笑倒，個個嘴歪。楊禿又將飛來峰玲瓏剔透奇異的石峰盡都鑿成佛像，丑頭怪腦，甚是可惡，山靈有知，無不叫屈。王元章有詩道：

白石皆成佛，蒼頭半是僧。

又將自己身形鑿於其上，直到皇明嘉靖年間，二十二年二月，杭州知府福清陳仕賢訪知其事，將這禿驢的形像鑿斷了這顆驢頭，以示梟斬之意，人人稱快。這是後話。

話說楊禿驢生性兇惡，人稱之為「楊如虎」，姦淫婦女，無所不至。見小戶人家女子花轎做親，他竟著門下四五十禿驢或百餘

人，手執器械，搶擄而來，縱意姦淫；自己姦淫之後，便分散與小禿驢姦淫。造一個快活台，凡是姦淫婦女之時，都搶到這快活台上，剝得赤條條地，小禿驢三五成群，將不便之處用力折開，腰間取出禿驢之頭，斬關而入，不論幼小女子當得起當不起，橫行直撞，鮮血淋漓，弄得死而復甦。縱意姦淫之後，又要將銀子來取贖，若是顏色好的，定要三五十金或百金，方與他贖去，若不與他銀子，他便放在快活台上終年受用，或販賣與他人為娼妓。受害之家，人人欲食其肉。只因那時是犬羊禽獸之時，誰與他講論得個「理」字，有屈也沒處叫。元朝臊羯狗之可恨如此，所以不滿百年就失了天下，這是報應。後人有口號道：

元朝好佛喜西番，宮女分將禿飽餐。

元朝之君皆僧種，更有幾個真兒孫？

不說楊禿驢奸惡，且說自恭宗少帝北去之後，江頭宮殿，元朝有司官封鎖而去。到次年，民間失火，飛燼及其宮室，焚毀都盡。宋朝高、孝、光、寧、理、度六帝陵寢在紹興蕭山，楊禿驢專好掘那古時墳墓以取金寶。一個天長寺和尚聞禿驢是閩人，要奉承那楊禿，遂把這座天長寺獻與楊禿。原來天長寺是魏獻靖王功德院，楊禿掘起魏獻靖王之墓，其中珍寶甚多，楊禿取得心滿意足，遂起發掘宋朝陵寢之心。又有演福寺一個澤禿驢是剡縣人，逢迎這個楊禿，一力贊成其事。先教泰寧寺幾個禿驢宗愷、宗允等，詐說楊侍郎、汪安撫二家侵了陵地，因而楊禿發出嗣占妙高上疏，要發掘宋朝陵寢，送與丞相桑哥表裡為奸。桑哥矯制准奏，楊禿驢遂統領四五百名夜叉、羅剎一般的惡禿驢，到於蕭山發掘陵寢，劫取寶玉，焚燒屍骸，所不忍言。遂將骨殖拋於草莽之間，是夜西山數十里都聞鬼哭神號之聲，好生淒慘，人人無不下淚。列位看官，你道這惡禿驢可恨也不可恨！宋朝三百餘年，皇帝個個忠厚愛民，並無一位殘忍刻剝之君，與你有何宿世冤仇，直恁如此？就是一個平常人，尚且不可發其墳墓，有靈有感，何況一代帝王，豈無報應？那時天怨於上，人怨於下，明有人非，陰有鬼責，十八層地獄萬萬劫不得翻身，若是饒過了這賊禿，可不是皇天瞎了眼睛？這報應的事在後說明。

當時早感動了一位義士，果是歲寒知松柏，國亂顯忠臣。這位義士誠然是：

救駕的廉頗，報仇的豫讓。

這位義士是誰？姓唐，單諱個「珏」字，字玉潛，是會稽山陰人。生性至孝，家事極貧，父親先亡，只得母親在堂。他教授數個村學生，將這些束脩之資供母親朝夕之費。未有妻子，性喜讀書。那時年三十二歲，是至元二十二年八月，楊禿驢作此惡逆之事，唐玉潛聞之，放聲大哭道：「我生為宋朝之民，死為宋朝之鬼。況我國朝三百餘年，忠厚愛民，並無失德，只因天運已去，社稷丘墟，蓋曆數使然。今日陵寢，被賊禿髮掘，我堂堂天朝受辱於犬羊禽獸，忠臣義士便當剖血刺心，以報我國之仇。我雖不食宋朝之祿，不沾宋朝之今日，但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』，那一個不是朝廷的臣子？我若安坐而不救，坐視六帝骨殖拋擲於草莽之間，我心何忍？我定要將六陵帝後骨殖盡數收藏，以盡我忠義之念，雖死亦甘心也。」又自己忖量道：「這事重大，非一人之所能為，必須得幾個同心合志之人方可做，然而非錢不行。」遂把家間衣被銅錫器皿之類，變賣得十數兩銀子。他有一個好朋友林德陽，字景熙，是宋朝太學生，也是個赤膽忠心之人。唐玉潛密密與他說要收藏陵骨之事，林景熙道：「我正有此心，不意吾兄不約而同，可見忠義之念人人如此。」遂助數十兩銀子，又約了一個朋友鄭樸翁，也助數十兩銀子，共有百金之數。遂斲文本為櫃，黃絹為囊，要盛陵骨。一壁廂料理端正，一壁廂又去尋得數個少年有義氣之人，遂殺雞宰鵝，安排酒席，請這幾個少年來飲酒。但見：

酒席豐隆，肴膳齊整。奇珍異果，不比窮措大口中嚼出角徵宮商。美酒嘉肴，豈是村教授

案頭列著青黃碧綠。破塘嫩筍，滿盤堆著玉簪；蕭山櫻桃，兩案凝成琥珀。

話說眾少年見酒席恁般齊整，都道：「唐先生，怎生今日酒這般盛？」唐玉潛道：「有事相煩。」說罷，便大杯將來奉勸，吃到將次酒闌之時，眾少年都道：「唐先生有恁事相煩？說了再吃。」唐玉潛便放聲大哭起來，眾少年盡都吃驚，正不知什麼緣故。林景熙並鄭樸翁都一齊下淚，眾少年一發慌張。唐玉潛哭畢，跪拜於地，眾人也一齊跪下，久之方起，才將要收陵骨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。眾少年都一齊應允道：「這事何難！但楊禿驢其勢甚是兇惡，明日沒了骨殖，他難道不要查數？」唐玉潛道：「如今楊禿髮掘枯骨甚多，將他人的骨殖移來此處，一副還他一副，便是誰辨得真假？」眾少年齊聲道：「是」。唐玉潛因眾人應允，又斟酒奉勸，眾人都感唐玉潛忠義之心，一力承當。次日夜間，唐玉潛同眾人悄悄將他人骨殖移來陵上，一副還他一副，遂將六帝、諸後之骨盡藏於木櫃之中，黃絹包裹，各櫃上一一寫得明白：某陵某陵。唐玉潛將骨殖收完，次日遂渡過錢塘江，走到宋舊宮長朝殿基之下，掘深數丈，將六陵骨殖依次排列而葬。葬畢，種冬青樹一株於其上，以為表識。次日，為文設祭而拜，拜畢回家，仍大排酒席，請眾少年痛飲，又出白金為贈。三人各拜謝，諸位少年再三罰誓，不許洩漏，遂痛飲而散。

你道世上有這等湊巧的事，方才葬得七日，可恨那楊禿驢取了那些假骨殖，只道是真，又和些別樣枯骨將來胡亂雜在一處，葬於宋故宮內，造個寶塔鎮壓於上，名曰「鎮南」，又名「白塔」，又建五寺於其地：

報國寺 興元寺 般若寺 仙林寺 尊勝寺

那報國寺就是宋朝垂拱殿，興元寺就是芙蓉殿，般若寺就是和寧門，仙林寺就是延和殿，尊勝寺就是福寧殿。其塔如壺瓶之形俗稱「一壺塔」，望飾如雪一般，故名「白塔」。杭州士民百姓見楊禿將塔壓鎮，家家無不痛哭流涕，悲憤之極，不能仰視，只道是真骨殖，不知六帝龍鳳之骨早被唐義士遷葬，一毫無恙也。果然是宋朝「忠厚愛民」之報，若少遲七日便無救矣，亦是帝王之靈。那時造塔寺之時，唐玉潛只道有傷於所葬之處，胸中懷著鬼胎，悄悄走來看視，與造塔寺之處相去甚遠，並無一毫妨礙，心中暗暗甚是歡喜，兼冬青樹更 加茂盛，愈覺心安而去。

且說那楊禿驢只道鬼神無知，恣意發掘，怎知那報應一毫無差。當時楊禿劫取珍寶之時，只取珍寶，其餘金錢俱為屍氣所蝕，如鋼鐵一般，眾禿都棄而不取，往往為村民所得，或有遺簪棄珥，村民拾得，不是病就是死，以此盡數還歸墳中，此以見帝王之有靈也。楊禿掘高宗屍首之時，那演福寺澤禿驢，把腳在高宗首上踏了一腳，便有奇痛一點起於腳心，非常疼痛，一步也走不動，遂攙扶而去。從此兩腳潰爛，血肉淋漓，臭穢不堪，漸漸爛見骨，十指節節墮落，終日終夜號叫，一年而死。死的時節口口聲聲道：「我被宋朝皇帝拿去，滾湯泡腳孤拐，終日剖心刺血，受苦不過。」人人聞之，無不暢快。這是澤禿驢的報應了。那天長寺的聞禿驢倚楊禿之勢，白奪鄉民田產不計其數，仇家忿恨之極，聚集多人打得血肉狼藉，屍骸粉碎而死。這是聞禿驢的報應了。那泰寧寺宗愷、宗允與楊禿驢分贓不均，宗愷、宗允腰藏利斧，乘著酒醉，一時大怒，將楊禿當頭一斧，腦漿直冒，紅的白的一齊流出，驢頭碎裂而死，又將屍首劈做數十段，就像《水滸傳》上李逵喬捉鬼的一般，砍得個暢快，二禿亦自刎而死。這是三禿驢的報應了。那楊禿驢未曾吃殺之前，所造鎮南塔三次霹靂大震，最後乃焚其金裹之尖頂，盡數打壞，蓋上天痛惡之也。楊禿死後，群小禿驢將楊禿碎劈死的屍首淋漓瀉盛於棺木之內，埋葬於永福寺後地上，亦有三次霹靂大震，盡碎其骨如泥，人人稱快。數個惡禿驢不上數年，盡數相繼而亡，報應之妙如此。果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話說楊禿驢等死了，除了一方大害，人人向空作禮，舉酒慶賀。唐玉潛見楊禿驢受報而死，方才了完報國之心，又同前日眾少年到陵上祭奠，告道：「臣等犬馬之意盡矣。」那時冬青樹分外發生，青青可愛，眾人無不喜悅。唐玉潛遂賦《冬青樹行》道：

冬青花，不可折，南風吹涼積香雪。

遙遙翠蓋萬年枝，上有鳳巢下龍穴。

君不見，犬之年、羊之月，霹靂一聲天地裂。

林景熙賦詩一首道：

馬垂問（骨堯）形，南面欲起語。

野麋尚純束，何物敢盜取？
餘花恰飄蕩，白日哀后土。
六合忽怪事，蛻龍掛茅宇。
老天鑒區區，千載護風雨。

鄭樸翁賦詩四首道：

珠忘忽震蛟龍睡，軒弊寧忘犬馬情？
親拾寒瓊出幽草，四山風雨鬼神驚。
一杯自築珠宮土，雙匣親傳竺國經。
只有春風知此意，年年杜宇哭冬青。
昭陵玉匣走天涯，金粟堆寒起暮鴉。
水到蘭亭轉嗚咽，不知真帖落誰家。
珠覺玉雁又成埃，班竹臨江首重回。
猶懷年時寒食節，天家一騎奉香來。

三人詩賦完。每歌一首，則痛飲數杯。自此之後，每到春秋二節便來祭奠，真宋室之忠臣也。

次年上元，唐玉潛出外觀燈而回，忽然見門外兩個黃衣吏人手指文書一紙道：「皇帝有請。」唐玉潛隨著吏人而走，走至一處，宮殿巍巍，黃衣吏領唐玉潛進於宮殿之中，立於丹墀之下，見冕旒之主坐在殿上，數十餘黃袍貴人走下殿來迎接道：「藉君掩骸，恩德深厚，今有以報。」遂揖唐玉潛而上，唐玉潛升階而進到於殿上，冕旒之主開口道：「朕乃宋太祖也，朕子孫三百餘年，世代以忠厚愛民為主，雖間有失德，亦未嘗為殘忍刻剝之事。今氣運已絕，此是天數。朕與元朝亦非世仇，渠聽奸惡楊禿驢之言，發掘陵寢，朕之子孫亦有何罪而受此慘毒？朕斷不與之干休。今已訴之上帝，上帝許朕報仇，將命婁金星下降，以取其天下。渠作此惡孽，亦自短其國祚，冥報昭昭，定不相舍。楊禿諸賊罪大惡極，雖受戮於陽世，未足報其萬一。朕今追取諸禿之魂在此，已極剖心刺血、燒烹銼磨之苦。朕加罪已畢，然後到冥司受阿鼻之獄也。汝命中實窶且貧，兼之無妻無子，今忠義動天，為上帝所知，帝命賜汝伉儷子三人，田三頃。林、鄭二人與汝同心合德，為此義舉，帝亦賜以康寧溫飽、子孫繁衍之報。餘人亦各有加厚之處，因汝諸人都係忠義立心，不願為元朝臣子，食元朝之祿，因此亦不以元朝污穢之祿位賜汝也。」說罷，唐玉潛拜謝，降階而出，仍命黃衣吏領回。回到家裡，蓋已死去半日矣，醒來歷歷如見。當時楊禿未死之前，瞞得鐵桶相似，楊禿死後，人方才得知有唐玉潛埋陵骨之事，人人無不感歎，稱其忠義焉。後有一個袁治中為子求師，有人將唐玉潛薦去。袁治中將唐玉潛置諸賓館，也不知他就是埋陵骨之人。一日問道：「吾渡江聞有唐義士埋宋諸陵骨，先生莫不是其宗族否？」左右指唐玉潛道：「即此是也。」袁治中大驚。原來袁治中素慕唐義士之名，如轟雷灌耳，恨不曾識面，聞埋陵骨就是此人，不覺驚駭，拱手道：「先生真義士，古豫讓不能過也。吾久仰義士之名，恨不一見，誰知就是先生乎！」便拽過一張交椅，扯唐玉潛過來，叫僕從三四人，勉強一把抱住了唐玉潛於交椅之上，北面而坐，而親自納頭四拜焉。自此禮敬有加，情款益篤，如敬神明一般相待。聞知唐玉潛家徒四壁，惻然嗟歎，對人道：「世上有如此義士，而貧窮如此者乎？此天下人之罪也。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。」不上數月之間，此二事盡數與唐玉潛料理得端正，與他娶了一個極賢慧的妻子，是舊家兒女；又與他買了三百畝肥田，都是袁治中的銀子，並不費唐玉潛一文錢。後來果生三丈夫子。凡夢中宋太祖之所許，無一不合。其林、鄭諸人報應，亦無一毫差錯，真義士之報也。越中既稱唐玉潛，又稱袁治中，人因名之為「雙義」焉。當時有人贊道：

從來忠義報無差，唐珏埋陵志更嘉。
一片丹心貫日月，爭教福祿不交加。

又有人道：

楊禿諸賊無好死，玉潛瘞骨福交加。
更有諸君能好義，姓名千載播天涯。

又有恨楊禿詩道：

一朝帝王福非輕，自有神靈護聖明。
賊禿自行還自受，劈頭爛足更燒烹。